

張恨水評梅蘭芳

名人軼事

民國小說大師張恨水筆下與梅蘭芳有關的文字俯拾皆是。大體上講，他對梅蘭芳的表演藝術並不垂青，對梅蘭芳的人格品行，倒是服膺心折。

目前所見到的張恨水最早談及梅蘭芳的文字，是在一九一九年發表的短篇荒誕小說《真假寶玉》中。小說裡的人物賈寶玉和芳官對民國初年戲劇舞台上扮演林黛玉的演藝明星進行了評點，歐陽予倩、周信芳、碧雲霞等名角都屬於被譏諷之列，倒是梅蘭芳贏得了「寶哥哥」的好評：「原來是男人。要是一個妹妹，我也喜歡了。」看起來，張恨水是認可梅蘭芳的俊美扮相的，至於梅蘭芳的「唱、念、做、打」功夫，小說裡一個字都沒提。

七年後，在長篇小說《春明外史》第三十五回裡，張恨水用書中人物的嘴，再次侃梅蘭芳。

南方人到北京來，的確都有這種情形（註：指急於欣賞梅蘭芳的表演）。可是北京會聽戲的，可並不歡迎他……北京冬天是極冷的，家家少不了火爐。平常的人家，就是用一種白泥巴爐子，把煤球放在裡面燒。小戶人家，就不是冬天，平常煮飯燒水，也是用白爐子，不值錢可以想見。那年冬天回南方，到一個時髦人家裡去，他客廳上擺着這樣一個白爐子，特製了一個銅架子架起來，裡面燒了幾節紅炭，以為很時髦，說這叫天津爐子。我那時好笑得了不得。南方人把梅蘭芳當作天仙看，大概也是把天津爐子當寶貝一樣了。

盛讚《霸王別姬》

這段話好刻薄，簡直把梅派表演藝術貶低到了極點。

張恨水報紙上所發表的「豆腐塊」，談及梅蘭芳的篇章，上世紀二十年代也有很多，但除去誇獎唱段念白遣詞如何典雅，就是詠讚場面設計怎麼新穎、怎麼革除了舊戲中的一些老毛病，全屬於編劇、導演們的功績，關梅蘭芳何事？

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們才在《世界日報》上看到張恨水的大作《關於〈霸王別姬〉》。《霸王別姬》中梅蘭芳的表演給張恨水的感覺無疑好極了，不惜用「婉轉依人」、「令人迴腸盪氣」等詞句來形容。文章裡面，張恨水還介紹他為了瞧這齣戲。大破怪囊，花費十塊大洋兩度進入西單劇場，並言如有相當的機會，可以再掏五元錢聽第三遍。然而，他傾倒於舞台上的梅蘭芳的記錄，僅此一回。

張恨水對生活中的梅蘭芳則是截然相反的態度。長篇章回小說《斯人記》創作於一九三〇年，張恨水在書中用相當紀實的手法將梅蘭芳及夫人福芝芳作為重要角色展示給讀者。小說內的梅蘭芳被易名叫「華小蘭」，盡乎一個完人的形象。他是一位「美男子」，「為人和氣，真有點西洋人文明風味」，「掙



▶著名文學家張恨水

◀梅蘭芳演《霸王別姬》劇照



這些個錢，不嫖不賭……」粉墨場上，梅蘭芳顯然可以算作潔身自好的人中龍鳳。

歌頌民族大義

抗戰中梅蘭芳在滬審翳閉門不出的故事流傳廣泛。在重慶《新民報》，張恨水曾經對此大力歌頌，說梅蘭芳放棄藝術事業，告別了舞台，靠典當過日子，堅決不趨奉敵偽，評價「梅與讀破萬卷書的周作人相比那真有天壤之別」，指出他的行為給淪陷區民衆一種啓示：「正氣與公道，一般的皆在人間。」在張恨水此時的眼睛裡，梅老闆已經是位民族英雄。

一九五八年，梅蘭芳在京演出。張恨水的公子張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託人買回一張戲票，送給戲迷父親去飽飽眼福。張恨水卻沒有接票，只道：「讓家裡人去吧。」張伍大感意外，解釋道：「這票可是我特意給您買的。」張恨水點點頭，解釋道：「梅蘭芳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再演小姑娘恐怕是不適宜的，我要留一個美好的梅蘭芳在腦子裡，所以就不要看了。」

摘自《張恨水情歸何處》
作者：宋海東

散文欣賞

說樹

吳冠中



▲郭熙的作品《早春圖》

童年的故鄉本有很多高大的樹，孩子們誰也不理會樹有什麼美，只常冒險爬上高枝去掏鳥窩。

後來樹幾乎被砍光了，因為樹幹值錢。沒有了大樹的故鄉是多麼單調的故鄉呵，也似乎所有的老人都死去了，近乎淒涼。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游子最珍惜老樹，因樹比人活得久長，撫摸老樹，彷彿撫摸了逝去的故舊親朋，老樹仍抽枝發葉，它尚活着，它自然認識世世代代的主人，至於千年古柏古松，更閱盡帝王將相，成為讀不盡的歷史卷軸。

人們到樹下納涼，擺小攤，四川的黃桷樹蔭更是挑夫們中途最佳的歇腳處，那裡還往往有小姑娘賣茶水。「抖陽古柳趙家莊，盲鼓盲翁正作場」，如果沒有了古柳，盲翁失去了賣藝的好場所。夏木蔭濃固具鬱鬱蔥蔥之美，而冬天的樹，赤裸着身軀，更見體態魁梧或綽約多姿之美，那純是線結構之美，進入抽象美的範疇了。不少人沉湎於人間豐腴，不愛看冬天的樹，因其荒禿。宋代畫家郭熙幾乎專畫冬天的樹，郭熙的畫面充滿強勁的筋骨，郭熙的世界是樹之精靈的世界，是人之精靈的世界。

作為郭熙的後裔，我永遠在探尋樹的精髓。到江南寫生，要趕早春，楊柳枝條已柔軟，才吐新芽，體態袅娜，一派任東風梳弄的嫵媚風韻，遠看如披了輕紗，詩人說：柳如煙。黃山松背幸石壁，無地自容，為了生存呵，不得已屈身向前伸出臂膀，生命的坎坷卻被人讚賞，說那是為了迎客、送客、望客。美國的尤色美底大森林有我見過的最大松樹，筆直參天，高樹仰止，汽車從樹基裂開的水洞間穿行。

成語典故

尸位素餐

尸音史，是古代祭禮中一個代表神像端坐着而不須做任何動作的人。《書經》中有一句道：「太康尸位。」尸位就是源出於此，用來比喻一個有職位而沒有工作做的人，正如祭禮中的尸，只坐在位上，不必做任何動作一樣。

「素餐」是出於《詩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後人於是用「素餐」來比喻無功食祿的人。把「尸位」和「素餐」兩者連合成為一句成語，應該是出於《漢書》，因為該書的《朱雲傳》裡有：「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整句話的意思，也是和上述的尸位和素餐相同。這樣，我們從這句成語分合的出處，也就可以詳細分析這句成語意思。

一般機關、社團、商店的冗員，憑着人事或其他特殊的關係，只知道每月按期領取薪金，每日吃喝閒坐，而不做任何工作，這種人都可以說是「尸位素餐」。

此外，一般工作能力很差的人，雖然已經盡了自己的能力服務，但事情總是做不好，毫無成績可言，這種人能夠保持職位，不是靠自己的本領，而是藉特殊關係，因此也可以說「尸位素餐」。

又如某人向朋友說，自己本來沒有什麼本領，幸蒙東主的照顧，生活得以解決，但自己「尸位素餐」，良心也有點內疚。這樣說，又成為很得體的謙話了。

風笛格子裙的故鄉

環球掠影



◀蘇格蘭居民在喜慶的日子穿着方格裙，吹奏風笛巡遊

蘇格蘭是什麼？是威士忌，是方格裙，是如泣如訴的風笛。讓蘇格蘭高地人引以自豪的是他們創造了格子裙。當風笛聲在蘇格蘭的群山與峽谷間迴盪時，凱爾特人才真正为自己的靈魂找到了歸宿。在風笛的旋律中，讓我們走近蘇格蘭，品嚐純正的「液體金子」，體驗濃郁的蘇格蘭風情。

蘇格蘭方格裙起源於一種叫「基爾特」的古老服裝。這是一種從腰部到膝蓋的短裙，用花呢製作，布面有連續的大方格。一套蘇格蘭民族服裝包括：一條長度及膝的方格呢裙，一件色調與之相配的背心和一件花呢夾克，一雙長筒針織厚襪。裙子用皮質寬腰帶繫牢，下面懸掛一個大腰包，掛在花呢裙子前面的正中央，有時肩上也斜披一條花格呢毯，用卡子在左肩處卡住。在外國遊客看來，蘇格蘭人穿的方格裙並無多大區別，實際上並非如此。雖然採用的面料都是以

方格為圖案，卻各有不同的設計。有的以大紅為主底，上面是綠色條紋構成的方格；有的以墨綠為底，上面有淺綠的條紋。有的格子較小，有的格子較大。有的鮮艷，有的素雅。蘇格蘭高地的居民在喜慶聯歡會時，總是穿上漂亮的方格裙，吹奏歡快的風笛，跳起「平特魯勃哈斯」舞蹈。

無論是硝煙瀰漫的戰場上，還是歡歌笑語的節慶會上，風笛都是不可或缺的樂器。在英聯邦的許多城市，你總不難發現一兩個穿戴整齊的蘇格蘭藝人獨立街頭一隅，專心致志地吹奏着風笛，而配飾（羽毛頭飾、格子裙、羊毛襪、腰帶、披肩、錢夾子）一樣都不會少。對於蘇格蘭民族來說，風笛已經不僅僅是一件樂器，更是民族的精神圖騰。

最初的蘇格蘭風笛是由一個氣囊式的風箱、旋律笛管、吹風管、音高固定的低音笛管構成，這種基礎

形制一直延續到公元一五〇〇年，直到第二支低音笛管配置到琴體上。大約在二百年後，第三支低音笛管，也就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外形最大的低音笛管，才出現在風笛的琴體上。蘇格蘭風笛音樂原屬於戰爭音樂，用於行軍、用以召集高地人、用以哀悼亡靈。風笛音樂也屬於和平的音樂，用來跳斯特拉斯佩舞，用來與小提琴、手風琴和奏，用來慶祝、也用來求愛。它曾一度替代了蘇格蘭人寵愛的豎琴。

公元一七四五年，在蘇格蘭人民起義反抗暴君統治前，演奏風笛是被當時法律所嚴厲禁止的。當時教授風笛的學院被迫關閉，一些世襲的風笛手家族流離失所。接下來的許多年，風笛的存在與發展一度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後來，為了挽救風笛音樂，藝術家開始了大量的民間采風活動，甚至一些在平民間口頭流傳的音樂，都被藝術家們收錄下來。基於這種原因，後世人才會欣賞到數百首珍貴的風笛音樂作品。

在蘇格蘭，這一古老的器樂已為世界各地域的人們所熟知與演奏着，蘇格蘭人更是通過風笛感受着凱爾特先祖留給他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摘自「中國新聞網」